



名胜风物 不舍故国情缘

森美兰州的琼籍先侨在兴建会馆时，把《石鼓江山》和《西湖荷花》两幅壁画安在“琼州会馆”牌匾两端。在那个艰苦营生的年代，想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很年轻的时候就离乡到南洋打拼，不曾领略过衡阳石鼓书院的渔歌唱晚、杭州曲院风荷的沁人心脾，但这不妨碍他们将祖国山河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即使画师笔下的风光与实景略有出入。浸透了120年岁月的壁画，斑驳了色泽，却洗不掉先侨对故国的夙夜牵挂。

森美兰旧馆宇现存四幅人物壁画，其中一幅即以《诗酒琴棋》为题。这幅壁画中不同年龄和相貌的文人各行其是，有人在招呼侍从倒酒，另一对饮之人将头歪向中间的石桌。石桌上有一盘围棋，两人在对弈。一位白发老者得心应手，手指棋盘，看似有话要说；另一位正在举棋不定，左手托着头，右手欲取棋子，石桌另一端的观棋者屏气凝神地看着，应了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的俗语。棋局另一边的人在饮茶谈话，蓝衣者坐姿惬意，摇扇纳凉，神态自信，另一人正襟危坐，身体前倾，恭敬地向长辈请教，一位小童却倚着他打盹儿。

除了描绘文人风雅之举的《诗酒琴棋》，其他三幅人物画展示了名人轶闻传说，题款分别为《元祐七老》《太常仙迹》和《李白醉酒图》。《元祐七老》画的是北宋元祐中，朱光复、孙谕、吴师道、梁宏、贾亨彦、张叔达放弃仕途，挂冠归隐，吸纳布衣唐愈，七人五日一集，饮酒赋诗，时称“元祐七老”。

《太常仙迹》与《李白醉酒图》分置于两面对称的墙。《太常仙迹》是王羲之观鹅图，画面中王羲之聚精会神地观察着童子给两只鹅喂食，壁画上的文字是李白的诗作《王右军》，讲的正是王羲之书成换鹅的故事。《李白醉酒图》亦有书法，摘自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，不仅突出了李白的好酒与诗才，还生动刻画出他豪放不羁和傲视权贵的性格。

这些壁画所呈现的文人雅闻趣事，勾勒出先侨们所向往的精神家园，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。尽管时移世易，物是人非，世人还可透过当年的翰墨丹青，一窥会馆维持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轨迹。



《状元游街圣上见》壁画中的人物神态生动。 关丹海南会馆 供图

海外遗珍 见证时代变迁

马来西亚百年「琼州会馆」且借壁画解乡愁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郑翔鹏

“怕死不来番”是南洋流传的一句海南俗语，“番”即异邦。似是轻描淡写的文字，却概括了当年琼州先民“下南洋”的艰辛过往。当他们在国外的生活渐有起色，往往想到兴建或重修在侨居地共同的精神家园——会馆。背井离乡的琼籍先侨，怀揣着涌泉般源源不断的乡愁，为了安放那无可释怀的思乡情，巴不得把家乡的一切“搬”到南洋来。在经济和各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他们甚至不惜从家乡聘请工匠和采办建材，只因为在异邦筑起一道故乡的风物。

笔者在马来西亚探访过几处采用祠庙式建筑形式的“琼州会馆”，分别为至迟在清光绪廿二年(1896年)建成的登嘉楼琼州会馆，创设于光绪廿八年(1902年)的森美兰琼州会馆，以及迁建于光绪卅年(1904年)的关丹琼州会馆。饱受岁月洗礼，又几经修缮，它们面貌已不是最初的模样，但是还算基本维持原本的格局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建筑上的古老壁画如同时光留下的旧影，见证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家国情怀。

早在数十年前，为了顺应发展，更好地办理会务，这三处会馆先后择地新建会所。旧馆宇继续作为祭祀祈福的场所，使得这些老建筑能在时代演进的洪流中屹立不倒，让今人有幸一睹那一幅幅可谓海外遗珍的壁画。

实际上，琼州会馆已是历史名称。随着海南建省，马来西亚各地的琼州会馆陆续更名为“海南会馆”。站在登嘉楼旧馆宇前，头门明间的装饰赫然入目，门额上是灰塑制作的牌匾，边框花纹丰富，上有“琼州会馆”四字，牌匾两端各有彩绘的仙官，双手展示着吉祥字样的卷轴，好似迎着访客而来。这些彩饰配色浓重而明亮，引人驻足凝望。然而，由于该馆宇临河而建，潮湿的环境不利于壁画的保护，加上修建年代较为久远，大部分壁画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漫漶。

关丹海南会馆在打石山的旧址分两期建设，在1914年完全落成，会馆于1931年迁回关丹市区后，这处馆宇便改称琼州庙。遗憾的是，后堂在20世纪80年代遭祝融之灾损毁，目前仅存民国二年(1913年)倡建的头门，所幸头门的壁画保存尚好。

上述两处建筑分别位于马来半岛东海岸登嘉楼州和彭亨州的首府，所存壁画散发出浓郁的琼北地域色彩。据传，登嘉楼琼州会馆的屋瓦，是发起人之一的严崇义自清澜港采办的，工匠也聘自故乡。关丹琼州庙的砖瓦也是从海南运来的，现今还能看到后堂废墟拆卸下的青砖，壁画细节更透露出了乡音的印迹：一幅摘自《滕王阁诗》的书法，将“阁中帝子今何在”的“阁”字刻作“国”，此二字在海南闽语里同音；另一幅壁画题为《仙姬送仔云中来》，“仔”是海南闽语“团”的俗写字，乡人常把“仙姬送子”的“子”读为“团”。

森美兰海南会馆在马来半岛西海岸森美兰州芙蓉市，现存壁画集中在旧馆宇头门，虽然后期有修补填色，但是构图未变，题材、布局与风格似有广府壁画的特征。无论如何，这些彩绘在风雨沧桑的会馆建筑上，犹如一部无声的史诗，讲述着先侨从客居他乡到落地生根的心路历程。

关丹琼州庙还有一件《成语考》的灰塑，书页呈半开状，牌记可辨认推断有“光绪十三年”“宝经堂”和“文庄公”等字样，内页亦有文字，且信息与原文吻合，就像照原书仿制的。《成语考》是明清两代的蒙学经典，早期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同样经历过从私塾到新式学堂的变革，此书在当地流传不足为奇。该书一说为丘濬编著，“文庄”即丘濬谥号，先侨应是采信此说，并将此制成灰塑表达对乡贤的礼敬。

会馆壁画的取材既延续了民间祠庙壁画的习惯，包含了教化人心和寄托美好愿景的典故或事物，也特意安排彰显故国乡土的元素或凸显时代背景的题材。这些无不承载了琼籍先侨的乡愁。■



马来西亚登嘉楼琼州会馆匾额装饰。 登嘉楼海南会馆 供图